

托鉢

不真誠、如實地進入經驗與情境的核心，
人們永難以真正「設身處地」，更難以
「推己及人」，也無以開展一體的覺受與悲柔……
佛陀之道如是應以無盡的經驗、學習為始——
這，即是「如實知！」

「從我一剃髮開始，便立志維護佛陀的律儀。倘使食器擺布不正，寧可餓著肚子；更不用說暴躁、粗獠、不帶虔敬的供養。」赭紅的袈裟披垂於席榻上，僧侶的面容寂如燧石，黝黑中仍帶著沉穆冥思的神色……

「一個近午時分，空氣暴如炎漿，炙燒著灼酷的暑氣。我托鉢踟躕於一排排恍如即將熔為煙塵的屋脊，在一處骯髒的飲食攤上，看見一位垂老的比丘，佝偻著一團黃泥般邈邈沉腫的身軀，佇立在一疊烏黑油膩的盃盤碟筷間。

燥烈的鍋油噴吐出一篷篷紅火。老闆埋著頭，油膩著汗嗒嗒的胳膊，並沒有絲毫『供養』的意思。而且，顯見的，之於眼前赭紅的『逼迫』，感到憤懣與敵意。黑亮的油鍋爆開一篷篷燥烈濃嗆的紅火，他左右開弓，將鍋子敲得鏗鏗鏘鏘；恍如鏟開一堆礙眼的石塊般，燥亂煩悶地翻攪著那些糊爛焦煙的食物。

即使明顯作出催趕、嫌憎的神色，年老的比丘仍然一動也不動地佇立著，托著鉢盃，垂著鬆垮垮的頸項，惹人注目地橫堵於攤前。他那褪色的衣角沾著髒污傾洩的鍋水，蒼蠅圍著下擺營營舞動；模樣猥瑣、狼狽地如同一頭餓羸的流浪犬。

那饑饉的兩爪緊緊抓著對方，彷彿是說：『不給我食物，我將吠著、吠著，永遠堵塞在這裡，決不離開！』

鍋爐的火黑糊糊地矮熄下來，頑固的僵峙終於顯現可憐的勝負。

老闆終於自爐鍋中狠狠抽開悶悶埋藏的臉龐，用力揚起鍋鏟，將那一堆黑稠稠、黏糊糊，分不出顏色、形象的食物，如洩垃圾般，一把鏟入那在炎酷的正午中，佇立了彷彿一世紀那麼黝長的鉢盂。

那情景簡直叫人完全看不下去。然而，我終究一眨也不眨地看完它了。爾後一整日，我饑餓著肚腹，卻徹底失去了食欲。僅是反覆自問：『那所謂的『出家』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？？難道棄捨一切、拋擲下青春骨血，最終僅為了像一頭狼狽的老狗般，拖著頹敗老殘的腹部，繞著攤子，眼巴巴地等待他人的施捨？佛陀尊貴的律儀，難道抵不住一點基礎的口腹之欲？如此，所謂的『道心』又是什麼？？？——』於我，老比丘的作為根本失去了僧侶的基礎資格，也敗壞了世尊的律儀。

一連數個月，老比丘浮腫壅沓的形影總是噎脹於我的心房。我總於托鉢的塵土間想及這個形影，而那老殘的腐敗伴隨著想像，總令一己生起些許不快，而忍不住緩緩停下前行的步履。」

如實覺受

「數個月後，我有事須往曼谷。至時已近深夜，疲惫中搭了帳子，便掛單於一家寺院的庭前困倦睡去。黎明四點，鐘磬鳴響，四圍收帳子的音聲如鵬翅般撲撲掠掠。寺院的僧侶，乃至掛單的雲遊僧們，都各自漱洗妥當，於曙色中行腳托鉢。

這是人所稱為的『佛陀國度』。然而，無論頂禮過多少寺塔、聆聽過多少教理，於生活實相中履行『生命平等對待』的原則，卻是困難重重——即使之於樂於供養的佛弟子而言。尤其是曼谷，都會的人們將供養的食物擺至門口，等待鄰近寺院托鉢的僧侶。一見到他鄉異地的流浪僧、雲遊僧，立即一把將食物捲收回去，緊閉門戶。一俟雲遊的影子走遠，方才悄悄打開門戶，繼續守候相熟的僧侶……彼時，他們或將虔敬地跪伏於地上，將食物高舉過頂，表示之於佛法的敬畏

人們如斯布施，仍然牢牢網住凡夫心的習性，仍然愛愛憎憎、執執黏黏、駁染交纏……將世俗的情感執取、差別分野，原封不動地轉移至另一層面、另一領域……而誤以為此即『修法』。

從黎明至近午，我在酷烈的煙塵中走著，看著食物一一出現，一一消失；一扇扇門在視線中『碰！』地緊閉，又躡躡悄悄在我身後『啞啞』張了開來。燥熱的煙氣氤氳蒸騰，彷彿一條條街道即將煙騰蒸化。炎赤中，走著，走著……一陣眩烈刺痛，我的雙腳踩在一只碎裂的玻璃瓶罐上。

南傳的僧侶一向赤足行腳。剎那，痛楚摧搗，我倒臥在人行道上，於痛徹心脾的劇痛中，怔忡凝視著汨汨流湧的鮮血。倒臥於街道上，而且僅能不顧難堪地抵靠著污穢的牆角、窒重喘息的一己，此刻，怕也是全然失卻一名僧侶應有的律儀、形象罷？

怔怔地，望著如注的血流；日已過午，虛乏痛苦中，知道一己勢必得在困疲饑餓中度過一晚。瞬間，老比丘虛沈老耄的姿態再度怦然映現。我再度看著他襤褸疲憊地挨著攤子，痛苦『逼迫』著施捨的神情。心中倏地清朗、空明了！

直到彼一剎那，我才真正生起所謂的『同體的同情』，才能以柔軟、寬恕、包容，看待那一瞥中的印象，而不僅是嚴峻的戒律與苛刻的教條。

老比丘之所以佇立著苦苦逼煎，或者由於疾病，或是老耄、乏倦……總之，怕是無法繼續拖著虛疲的身子繼續踟躕。而且，知道越過這個攤子，則必須錯過午前的托鉢，挨餓涉過一夜……而他年老的軀體，怕再也無法忍受如是的摧折了。它可能招致更難以抗祓的疾病……

佛弟子們不斷談著『同體的覺受』、『同體的悲懷』——然而，不是那個經驗，一己可能永遠無能如實地『感同身受』，更無由生起瞭解與慈悲。

我將因了自體的年輕，因了自體康強的體魄，以及各種忍饑耐苦、熬忍極限的『道心』、『戒儀』，而毫不留情地批判、指責、針砭、憤懣

於他人的脆弱、缺憾、『不如法』、『非律儀』……而這，即是『我』、『我慢』！」

「經驗。」茶室靜靜，久泡的茶汁早已失去滋味。略嫌苦澀的深色湯汁恰似朋友袈裟的顏色，那久經熬歷的黑褐色姿影，如同一座剛毅的岩岩磐坐在茶室中心：「不真誠、如實地進入經驗與情境的核心，人們永難以真正『設身處地』，更難以『推己及人』，也無以開展一體的覺受與悲柔……佛陀之道如是應以無盡的經驗、學習為始——這，即是『如實知！』」

朋友黧黑的姿影永遠浮映於每次喝及鐵觀音的時候，為了他那剛樸驪烈而極具實踐性的法味，以及那夜茶汁的顏色。

「經驗。」這即是他的教義。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僧侶，他業已習於將一切正、負面的經驗，皆恆恆轉化為正向的菩提行路、正向的思惟法則。

火焰中的紅蓮

然而，於我，一切生命，俱是在正、負向的種種經驗中成長、提昇、超拔，亦在其中變質、墮落、夷毀的罷。存在的現實本身，即意味著經驗的積澱。善人與惡人，天堂與地獄，乃至於游移兩端、非善非惡、麻木昏鈍、漠冷疏離的中間地帶的人們……無論是誰？屬誰？皆在日日的經驗、歲歲年年的經驗中——只要一起牀。使得經驗明顯呈現兩極的，並不一定出自於經驗本身的正負向，而是「經驗者心靈」的精敏度，以及所決定採取的正負向。

一般地，我們以為正向的經驗必然帶來正向的意義與提昇；反之，負向的，則是墮落與毀損。

但是，偶爾有時，正向的經驗恰恰導致了負面的毀墮——比如，我們信念一己的好善求美，卻在見及善美皆如琉璃、皆超越一己許多的「他者」時，內在由於比較，而生起嫉妒、憎恨、斥拒與詆毀。

相對地，之於某些心光瑩徹的人，某些痛苦、陰暗、負質的經驗

——比如疾病、饑餓、受虐、不義、壓榨……卻逆轉為他們「自我救贖」以及「救贖他者」的願力與行為。

「唯願此世不復有人再經驗如是的苦受與陰暗！」在每一層障礙，每一重坎坷，每一種惡質惡德、負面負向中，後者皆恆恆如斯發願，如斯逆轉；拒絕為惡質所吞噬、所同化、同謀，行為其共犯機體的部分。

經驗固有好壞、正負、愉悅或折挫，但並不具足絕對的關鍵、支配、主導性。取決的，仍是個別的心智與覺觀——這即是佛家「轉識成智」的真正意義，即：轉一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諸識延伸的領域……轉一切五官、生命所經驗、接觸、覺受的對象、事件與範疇，皆成為正向的觀察，理解，與智慧心。

日日、刻刻、時時！無論夢境或醒來，我們皆置身於重重的經驗之網中——有時美感、幻念、愉悅、希望、積極……有時幽黯、恐懼、懷疑、批評、折挫、打擊；有的麻木、疏離、沉滯、不冷不熱、漠不關心、了無情表……即若完全的獨處與孤寂，亦意味著一項「經驗」的指陳。然而，無論哪一種情境、哪一類經驗，都指涉著雙向的覺觀、雙向的道路——我們都可以選擇「上昇」或「下降」。

由是，在暑熱積沉的泥塗上，老比丘卑猥的形影亦存在著炯異的覺照——有人悟及慈悲，有人或憤而棄下袈裟；一部分則由於一己的嚴於持律、潔白清正，更更形成一類傲岸、偏頗、批判、嚴刻……的姿態；還有一部分則漠冷麻痺，看不見也聽不見，更無由喚起什麼、省思什麼！心智猶如沉睡大海中的蛤蚌。

那些能將清嚴的儀矩、尺規恆恆轉向一己，先「律己」而後「律人」的，固屬難得！能淨白律己，卻不苛酷於他人，而能以溫柔慈忍，深深低俯塵土，涵納一切垢濁破毀的，則如火焰中的紅蓮，稀有而無上……